

香港严沁言情作品



● 远方出版社

● 香港茂源出版有限公司

YAN QIN ZUO PIN

花絮系列

比翼

美佳

双飞

(香港)

严沁

著

花絮系列丛书：

比翼难双飞

(香港) 严沁著

远方出版社

(内蒙)新登字7号

责任编辑:王 彬

封面设计:天 一

花絮系列丛书

比翼难双飞

(香港) 严沁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4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军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32开 印张: 41 字数: 580千字

1994年12月第一版 1996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册

ISBN7-80595-093-8/I·41

总定价: 52.50 元

本册定价: 9.00元

内 容 简 介

★(不好玩)

懂得浪漫的人，懂得掌握红尘真情。

枯燥的生活，会使他们浪漫的情怀消失殆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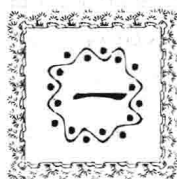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的城市计划顾问罗婷玉与企业强人魏力喜结连理，人人称羡，一切看起来似乎都非常完美。

这一对佳偶虽然彼此相爱，却都同意不住在一起，不介入对方的生活，以便拥有独立的婚后空间。

没想到，这样的安排似乎愈来愈不对劲：激情、嫉妒、爱意，使他们日渐渴望成为对方的生命重心。

问题是——结婚却不同居的模式既定，谁该主动受协？而如果住在一起，婚姻就没有问题了吗？

姻缘路上总是成双成对
相互依偎
别人走过的是红毯
我们脚下是铁轨
扛着我俩一路摇晃到天南地北
寸步难行退路难觅
双轨上欲哭无泪
没有交集
婚姻就得靠个无怨无悔
就算牵手同行
也难免落个一地心碎
功名列车呼啸而来
轮下辗过愚昧
不想愚昧就打开那片天
比翼任双飞



新加坡，马六甲公园大道四五二号

比翼难双飞

婚礼在新娘的母亲罗海燕的公寓举行。宽敞的客厅，一大片落地窗前，摆着一张铺着白亚麻桌的大餐桌，窗外可俯瞰马六甲公园。夜空下，城市的灯火就像钻石一般，在夜空帷幕上闪闪发亮。

偌大舒适的客厅，足以容纳五十余位嘉宾。一幅现代画巧妙地挂在乳白色的墙壁上，厚实的东方地毯覆盖着镶花地板的一方，古典和现代风格的家具合宜地错落置放。大型的水晶吊灯泻下错黄的灯光，温暖了这次热烈的婚宴。

柯黛安、魏小娟和艾芷静三人，为了不妨碍鸡尾酒会的布置而退到客厅角落。这三位年轻、亮

丽的女士，都是婷玉在优而美公司的迷人同事，她们正细细品味水晶酒杯里的香槟。

“我们的婷玉小姐真幸运。”小娟一口饮尽杯中的香槟，眼睛溜向身旁那个英俊的黑发男侍。

黛安则沉思说：“魏力是结婚的好对象，这点倒毋庸置疑……”

芷静抬起眉毛问：“但是？”

黛安是个瘦长的长发女郎，她边玩弄洋装上的花边说：“他们未免太急着要套上婚姻的枷锁了吧！”

小娟咯咯地笑，“为什么太急？你不晓得吗，据婷玉说，魏力甚至不愿放弃他的公寓呢！”

芷静是婷玉的闺中密友兼工作伙伴，立刻为新娘子辩解：“婷玉解释得很清楚，她的公寓太小，住不下两个人，而魏力的公寓又离市区太远，这样一来很难两全其美。他们在决定结婚时，就一直在找合适的住处。你要知道，在新加坡，要找个高雅又像样的公寓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”

“谁知道呢？”黛安以她哲学家的口吻说：“也许他们不住在一起的话，这场婚姻会维持得久一点！”

小娟露齿微笑：“对呀！偶尔通通电话，平时井水不犯河水。”

黛安叹了口气回答：“还说呢，他们订婚的时候，彼此交换的信物就是镀金的行动电话，这样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方都可以立刻沟通。”

“说真的，如果唐和我有更多的沟通，或许我们会很快乐地生活在一起。”小娟认真说：“我们似乎从未认真地讨论过什么事。”

黛安颇不自然地微笑着：“不过，如果两个人只是因为热衷于事业而结合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。我的看法是，如果情况很好，就住在一起；厌烦了，两个人就分道扬镳。最好的状况是——清淡如水，而且不要弄得一团混乱。”

芷静蹙眉，不悦地说：“为什么我们的好朋友找到心目中的男人，我们还要这么愤世嫉俗呢？”

小娟问道：“你知道目前的离婚数字吗？”

黛安对小娟微微一笑：“其中有一些还是你奉献的呢！”

小娟叹道：“我已为我的婚姻尽最大的努力了。”

芷静用坚定的口气说：“婷玉和魏力的婚姻一

定会成功的，我认为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”

小媚边盯着端香槟的黑发男侍，边评论道：“说到那对佳偶，我们快乐的新娘和新郎到哪里去了？不是快要切蛋糕了吗？”

□□□ □□□

在餐台边，主厨递给贝家明和莫约翰精致的镀金浅盘，盘里盛了水煮鲑鱼和新马铃薯。他们都是魏力行销策略研发中心的研究员。

他们两人走向沙拉吧时，家明问约翰：“你给了新人什么好建议？”

“我可不是徵询的好对象，我自己的离婚手续前几个星期才成定局。”

家明点点头，边说边吃：“我是一定不会这样做的，太冒险了。你想想，工作已经够复杂了，谁会自找麻烦结婚呢？一个人可很难面面俱到，不是吗？”

莫约翰拿了些菠菜、调味酱和朝鲜蓟：“谁也不能否认罗婷玉是个特殊的女人。聪明、善于表达、颇有成就，而且还是个大美人，根据魏力的说词，他俩决定结婚时，早就已经睁大眼睛看清楚了。”

家明对他狡猾地眨眨眼：“对呀，让我看看他

俩蜜月后的情形又是如何吧！”

□□□ □□□

婷玉的舅舅国强和舅妈曼丽，舒适地坐在粉灰斑纹图案的沙发上，对成群转来转去的宾客们微笑，但随即两人却愁眉苦脸，相视不语。

国强告诉太太：“我问我妹妹，婷玉冒冒失失地举行婚礼，为的是什么呢？”

“海燕怎么说？”

“她说，‘国强，你是会计师，你自己算算就知道了。’”

曼丽不解的望着丈夫问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国强极有耐心的回答：“在新年前结婚，可节省一大笔税金。”

曼丽一脸惊讶地叫道：“国强，你是说婷玉结婚，只是因为……经济效益吗？”

国强抬起他粗浓的眉毛，“我什么也没说，你要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就去问我妹妹。”

曼丽吹口气：“这……一点也不浪漫。我知道海燕一直想让婷玉在教会举行大型婚礼，现在变成这样，我实在很惊讶海燕竟然能接受这一切。如果我们的女儿坚持一定要在她幼稚园休假的下午

结婚，我一定无法谅解。”

国强的脸上浮起一层怀念的微笑，把太太的手握在自己手中：“记得我们的结婚典礼吗？曼丽，你真是个美丽的新娘。”

曼丽惆怅地笑了：“我告诉婷玉，我可以把我的结婚礼服借给她。”

国强咯咯地轻笑：“你能想像婷玉穿着花边礼服去市政府吗？”

“说到婷玉，她在哪儿呢？”曼丽问：“还有新郎呢？”

优而美公司——西八十六街二四三号

婷玉完全处在狂乱之中。会议结束时已超过七点，而她必须处理完桌上成叠的公文，只好要她的秘书小美去洗衣店拿洋装。她决定要展开三天的蜜月旅行，因此必须在出发前完成工作。

她打算在夏威夷度蜜月。这三天，她要 and 魏力在热带阳光里朝夕相处，远离新加坡的污垢、污泥和喧闹。三天充满阳光，浪漫且星光闪耀的夜晚，

是多美妙啊！她和魏力从未在一起度过三天三夜。

婷玉皱了一下眉头。她和魏力约会一年多，事实上，他们从未在一起共度七十二小时。他们的工作进度表是排得满满的，根本抽不出时间，也分不开身。现在，他们两人都决定趁此休息一下。婷玉沉思。如果以前有过长假，就是这样吧！

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……这句话一直在她脑海中不停打转。就是这样，不只蜜月，还有整整三天的朝夕共处，是生活的全部融合。爱、尊敬、珍惜彼此——“直到死亡使我们分离。”而不是像她的朋友所说：“直到离婚使我们分离。”

这是婷玉第一次思考婚姻的意义，她颇感震撼，一刹那间不太肯定自己所做的决定。她觉得有种难以言喻的焦虑。犹豫？犹豫从未出现在她的字典里。

她那被电脑萤幕亮光照亮的黑眸，转而瞥见镶在银相框里的魏力照片。她凝视着相片中黑发、微笑的男人。魏力非常英俊，这张相片捕捉到他有陵有角、如雕刻般的五官，再加上清澈的黑眼睛、浓密的头发。但这张照片，还是没捕捉到魏力真正的神采。在现实生活里，他英俊的脸庞总是映射

出一股英气。他的自信、幽默和敏锐，使他的眼睛炯炯有神，令他的话语带着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。

她对她新婚丈夫的照片焕然一新，喃喃自语：“魏力，我非常非常爱你。”

婷玉注视照片中的魏力许久，他的眼睛投射出坚定、自信的光芒。慢慢地，她的思绪又回到一片澄静。她真是个俊女孩！她找到了完美的丈夫，魏力也相信她是绝佳的妻子，所以他们两人是最完美的组合。他们早已预估过所有的陷阱，对任何风险也小心翼翼，而且他们会避开所有的危机。

秘书小美这时上气不接下气地走进婷玉的办公室，手中拿着塑料袋套住的洋装。

“对不起，花了这么多时间才回来，我叫不到车子到洗衣店，然后，他们又找不到你的洋装。”小美看看手表大叫：“噢，不，快九点了，你不是预计八点半到酒会吧？噢，那个笨蛋店员——”

“放轻松，小美，我才处理完这里的事，不可能早点走的。”婷玉存好档案并关上电脑，以结束的口吻说：“大功告成了。”

小美拿出了洋装，婷玉也从座位站起，褪去简单的灰色套装。当小美穿上桔色纱巾洋装后，她站在婷玉桌子旁，看见魏力的照片。她替婷玉工作才

数个月，从没见过魏力本人。

小美看着魏力的照片说：“他很帅，不是吗？”

“的确很帅！”婷玉穿上白色丝巾衬衣，再套上洋装。

“而且看起来很稳重。”

“是的，很稳重。”

“你一定很快乐。”

小美微笑地望着她高挑的上司，正试将浓密的头发挽成发髻髻，“你有点紧张吧？”

婷玉终于放弃挽髻的念头，让头发凌乱地披在肩上，对她的秘书无力地笑了笑，“有点。”她其实不大情愿承认自己很紧张。

“这是很自然的现象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对我而言，这种情景已是二十七年前的事了。”

婷玉惊呼：“二十七年！你结婚二十七年了？”她的声音混合着怀疑和羡慕。小美有些窘，“嗯……不。我二十七年前结婚，但实际上婚姻只维持二十七个月。”

婷玉以同情的口气喃喃自语，“噢，真遗

憾。”

小美摇着头：“那是个大错误。我根本不了解他，就成了他的太太。虽然在婚后我终于看清他了，但却不是我喜欢的。我们对很多事的看法迥然不同，我喜欢小孩他不喜欢；他希望他母亲每周日晚上和我们共度晚餐，但我并不乐意；他生日时我送他一个小狗，而他却痛恨狗。”小美突然停住，“抱歉，我不是有意说这些。”她投给婷玉一个鼓励的微笑：“我相信你和你新婚丈夫日后一定如胶似漆。你们俩都是聪明而且成功的人，我诚心希望你终身幸福。”

婷玉用镶有水晶的夹子固定头发，然后故意用坚定的口气说：“我和魏力相识已经一年了，我不觉得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了解的事。”

她试着使自己的话听起来充满自信，可是内心却紊乱不已，或许我们根本认识不够。我们虽已约会一年多，但真正共度的时光又有多少呢？她抿抿嘴，又告诉自己，相处时间虽短，却是弥足珍贵。我们曾谈过许多话题，我们为许多事澈底沟通。魏力可能对狗过敏。我……他可能不知道我讨厌猫，我不是对猫过敏，只是不喜欢。无论如何我们的生活如此忙碌，谁也没力气去养宠物……

婷玉发现小美正仔细地瞧着她，小美看出了她的心事吗？

婷玉甩甩头，抚平洋装，给小美一个率直的眼色，“我想我和魏力之间，可能有许多事没有机会沟通，但……我们都重视沟通。我们常通电话谈心事有时甚至只是拿着电话说嗨而已。”

“那么，结婚真是很好的决定！”小美愉快地说。

婷玉仍未向她的秘书坦白的是——“嗨！”恐怕是他们唯一有空说的话。现在他们结婚了，一切都会改善，至少，他们更稳定了。

驶在跨海大桥的黄色计程车

魏魏力第二十次看他的新劳力士表，已经晚上八点四十五分了，汗自他的额头流下来。

“早就过了交通巅峰时间，我真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？”这已不是他第一次问这问题，过去四十五分钟，他们就一直在车阵中停停走走，而最后的十分钟，竟完全停在桥上。

计程车司机回答：“我早说过，前面有车祸或施工，但应该已经清除完了才对。”司机看了后照镜一眼问：“是重要的约会吗？”

魏力疲倦地笑一笑：“可以这么说，我自己的结婚酒会，我迟到了。”

司机吃了一惊，坦诚的说：“结婚酒会？新娘在哪儿？还是你已厌倦她，把她丢在内衣堆里？”

魏力根本没心情开玩笑：“我们今天下午在新加坡市政府举行公证结婚，庆祝酒会则在马六甲公园大道上，我原本预定八点半到达。”

“噢，老兄，结婚酒会迟到，实在不是件好事，换了是我迟到的话，我太太一定会退还戒指，而且包括会砍下我的脑袋，放在侍者捧着的盘子上。”

魏力这回真被逗笑了：“婷玉倒不会责怪我，我担心的是我岳母和其他的家人。他们都很不高兴我们没在教堂举行热烈隆重的婚礼，却在饭店举行盛大的酒会。但是，婷玉和我的时间都没办法配合，而且，我们俩都希望一切从简。”

司机边笑边把车子又向前开了几尺：“如果你以为婚姻很简单的话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！你们都